

感谢与回忆

■ 孟道骥

2016年9月14日北京大学数学系宋春伟老师发函邀请我为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拟出版《丁石孙与中国数学》一书撰稿。9月18日，我回复说：“丁先生对我帮助很大，我应该感谢他！有这样的机会，我当尽我的力来写！”

2013年，丁石孙来参加我们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57级毕业50周年聚会，我问丁先生还有没有他写的《丁石孙自述年谱》，丁先生告诉我，那本书没有了，但有一本《有话可说——丁石孙访谈录》，并让我把我的地址写下。我回天津不久，就收到了《有话可说——丁石孙访谈录》。很快我就读了这本书，感觉很真实、亲切，引起了我对北大求学期间的许多回忆。我把一些感想写下来送给了丁先生。

第一次见到丁先生是1960年，在国棉二厂。我们年级的同学都去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劳动，美其名曰“教育革命”。我们年级还有56级的一些同学则到国棉二厂和丁先生他们一起搞超声波和半导体之类的高精尖技术。1960年下半年回校后，我们年级也从长辛店回校了，数学专业又分成了概率、拓扑、方程、函数等几个“专门化”。我们未去长辛店的三个同学，黄少云提前当了教师；蓝以中和我系



2013年作者向丁石孙先生要书

里不好安排，就组成了“代数专门化”。抽象代数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已经成为代数学中重要的，成熟的部分。但是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方针指导下，当时大学里对这门课程是不重视的。就我所知北大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的54、55、56、57和58这几个年级都没有开设这门课程。别的学校也有开设的，但内容只是简介性的介绍。例如北京师范大学的数学系好像用的张禾瑞先生写的书，只介绍了群、环、域的基本概念，群和环只讲到同态基本定理。为了加强代数学学科建设，“1961年9月国内代数学工作者于北京颐和园举行座谈会时，皆认为此书（B. L. Van der Waerden《Algebra》）新版迅速译出之必要。”（段学复：B. L. 范德瓦尔登《代数学》中译本卷I序，1962年10月11日）此书的卷I，由丁石孙、曾肯成、郝炳新译，万哲先校，1963年出版。

我们终于可以认真地读书了。既然是代数专门化，所以蓝以中和我只好去听59级的抽象代数课。此课是两个学期，第一学期由丁石孙先生讲，从基本概念开始，直到Galois理论。第二学期由聂灵沼先生讲。内容是域的无限扩张、诺特环、多项式理论、代数整数和赋值域。由于范德瓦尔登的书尚未译出，丁先生和聂先生给我们

丁石孙与中国数学

指定的参考书是 N. Jacobson 著作《抽象代数讲义》的中译本，《抽象代数》（卷1，卷2）。这是完整，系统，严密，练习丰富的很好的教材。两位先生的讲课认真，生动，很精彩。相比较，丁先生的讲课简练，而聂先生的讲课细腻。这门课没有助教，两位先生自己批改作业，他们批改非常认真仔细，有的题目他们还会写下一段相当长的评语。上课记笔记，下课完成作业，整理笔记和老师批改后的作业。至今，我整理的笔记和做的部分作业仍然没有遗失。在被迫离开数学十五六年之后，还能重新拾起来，而且后来在陈省身先生创办的南开大学数学学院数学试点班的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中做一些事，都是与这些笔记，作业不无关系。当然更主要的是包括丁先生在内的前辈的教导。



作者与聂灵沼先生

我们还听了由聂灵沼先生为 59 级开的群论课。这两门课是我在北大最系统，最认真学习的课程。并参加了由段学复先生主持的群在物理学中的应用，有限群的模表示群两个讨论班。

再见到丁先生是 1984 年的暑假了。陈省身先生等倡议的“全国数学研究生暑期教学中心”第一期由北京大学数学系举办。项武义、伍鸿熙等六位著名教授任“主讲员”，我和蓝以中等 12 人为“讲员”（实际就是助教），学员则是来自国内各校的研究生和年轻的教师。

除了主讲员开的课程外，还有一些专题报告，例如华罗庚先生就做了一个经济数学的报告。暑期教学中心在国内数学研究生教学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丁先生刚任北大校长不久，他抽出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来会见这些讲员，因为事先不知道，而且早就安排了去我们研究生的同窗洪家威家，所以未能参加这次会见，甚为遗憾。

1989年秋到1990年夏，是南开数学所的“代数数论与代数几何年”。1990年，邀请了丁先生讲课，他讲的是椭圆曲线。他住在陈省身先生的寓所宁园。我是这个学术年的秘书。但我主要的工作在数学学院，课程相当多，所以没有时间去听学术年的课。自然我是去看望了丁先生的。陈先生请他当南开数学所的副所长，管南开数学所的图书馆。在南开数学所时，由于左眼眼底出血，丁先生就回北京治疗去了，后来不幸左眼的中心视力就基本没有了。1993年9月到1994年6月是南开数学所的“非交换代数年”，学术年结束后，在南开数学所举办了第五届全国代数学术会议。万哲先院士、严志达院士和丁石孙先生等参加了这届会议。那时，他即将走向国家领导人的岗位。

丁石孙先生对《有话可说——丁石孙访谈录》的访问者袁向东、郭金海说：“我这一辈子不曾有过一个长远的奋斗目标，因而对自己的评价是胸无大志，但追求一定要把今天的事情做得最好。”正如丁先生所言，自1952年中国大陆院系调整之后，数学学科中代数的发展和教学受到很大影响。有学科本身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的原因，更有政治斗争的原因。到上世纪70年代的上半期，更是遭到摧毁性的打击。中国代数学的水平已经不能望国际代数学水平的项背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正如丁先生所言，一定要把今天的事情做得最好。这些事情就是代数学的教学、教材、发展等等，以前的和今后的广大学生都会深受教益。所以作为丁先生的学生，我要对丁先生说：“感谢您，丁先生！祝您健康长寿！”

（作者为南开大学教授）